

■ 语言研究

论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再创作心理能力

袁 圆,屠国元

(中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摘要: 文学翻译是一种基于审美心理的再创作形式,它要求译者在原作基础上创作出符合译文读者审美预期的翻译文学作品。译者作为这一特殊创作活动的主体,从文本的感受体验到思维语言的转换再到形象情感的传达,都会受到译者再创作心理能力的制约,从而影响译文呈现的审美效果。探索译者的再创作心理能力有助于揭示翻译文学作品产生的内在心理规律,并能更好地指导文学翻译实践,成就更多的经典译作。

关键词: 文学翻译;译者再创作;心理能力

中图分类号: I04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7835(2014)01-0144-07

Translator's Re-creative - Psychological Ability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YUAN Yuan & TU Guo-yua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Literary translation is a re-creative activity based on aesthetic psychology. It requires that the translator has to re-create the works satisfying the TT (target text) readers' aesthetic expect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ST (source text). As the subject of this special creative form, the psychological process of the translation is restricted by the translator's psychological ability in re-creation, which finally affects the communication of the aesthetic effect. Exploring the translator's re-creative abilities, such as the ability of sensing and experiencing, the ability of understanding and analyzing, the ability of memorizing and associating, the ability of creative and reproduced imagination, and the ability of integrating and performing, can help reveal the inner rules of translating literary works and establish the guidelines to the practice of the literary translation, so that literary translators will re-create more and more excellent translation works.

Key words: literary translation; translator's re-creation; psychological ability

文学翻译是一门精致的艺术,语际转换和文化移植都是为了忠实、准确地再现原文学作品的深刻意蕴、文学内涵和审美特性,从而使原作的文学生命在异国他乡得到延续甚至是升华。文学翻译以原文学作品为客观对象,由译者积极发挥全部的创作才能,把原作中包含的一定“社会生活的映像”和“艺术意境”用另一种语言再现出来。从文学创作本质上看,这一过程就是译者用译入语进行再创作的过程。

对于翻译即创作的论述由来已久,从古罗马的西塞罗等翻译家开始,西方译论的文艺学派一直认为

① 收稿日期: 2013-05-11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0YJC740111); 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09YBB427);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项目(1011320B)

作者简介: 袁 圆(1980-),女,湖南澧县人,讲师,博士生,主要从事文学翻译、翻译理论等研究。

翻译是一门艺术,翻译再现是一种再创作,译文“不仅要与原作媲美……还要在表达的艺术性方面超过原作”^{[1]11}。到20世纪初,对翻译再创作活动的研究不再局限于经验主义的描述,而是更注重其文学创作的本质。如前苏联的加切拉齐泽等翻译家从文艺学的角度谈论翻译,认为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形式之一,属于美学的范畴。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之后,翻译的主体性和创造性逐渐成为翻译界讨论的重点,翻译主体性的体现和发挥全在创造性,创造性离不开人这个主体及其主体性^{[2]19}。与之相关的翻译理论不论是从描述的、操纵的,还是解构的视角,都说明翻译是译者主观能动地进行“重写”或“创作性写作”的过程。有学者甚至还提出翻译研究即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即发生翻译的“创作转向”^{[3]2,49},从而更全面、深入地考察翻译与创作性写作之间的关系。为了揭示翻译的内在规律以及创作的本质特征,围绕创作主体心智活动也展开了多维度、多层次的研究。我国的文学翻译家许渊冲提出要开创文学翻译的新局面需发挥译者的“创作精神”,显然,主体的“创作精神”和“创作能力”是文学翻译最根本的内部因素,也是影响译文艺术高度的关键。

创作主体的心理活动是在一定动机的驱使下,基于主体的个性心理结构和创作能力,用语言将某种意象、情感传达给读者,使审美效果达到最大化。文学翻译的过程可以说是译者审美心理建构的过程^{[4]122}。译者不需要经历原始创作和审美意境从无到有的一系列心理历程;但作为文学语言和文化的中介者,译者辛勤的脑力劳动实际上就是再创作的心理活动过程,既要实现两种语言的完美转换,还要反复推敲转换后能否传达与原作相同的社会文化现象、思想感情和审美效果。因此,译者的再创作心理能力是一个基于审美和情感的“包含诸多变量的心理素质、心理机制、心理功能的集合系统”^{[5]103},能同时体现译者的翻译能力和文艺创作能力。它涉及的范围很广,既要具备文学创作的基本心理素质,也要体现翻译主体独特的个性心理结构。通过考察创造力的各项变量因素以及翻译活动涉及的心理要素,译者“二度创作”的心理能力可分解为感受体验能力、理解分析能力、有意想象能力、记忆联想能力和整合表现能力。

一 感受体验能力

语言行为是基于体验的认知行为,人类语言能力的发展离不开人类自身与外界的互动式的感受与体验^{[6]10}。翻译是对语言的一种特殊运用,自然离不开译者的感受和体验。作为再创作活动的心理起点,感受体验文本是译者调动全部经验和情绪对原作及其相关内容所产生的感知效果,它不只是由视觉或听觉引起的生理反应,而是译者全身心接纳原作所带来的心理反应。在阅读过程中,译者的感受体验一开始便包含了主体情感的积极参与,具有较强的主观性、情绪性和独创性。作为原作的欣赏者,译者能够自发地通过感性体验接受文学文本;而作为再创作者,译者在充分感受艺术形象的基础上体验到真正的美感,切实体验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从而产生深刻的认识,最终将美感与认识准确地用另一种语言传递给译文读者。

文学作品总能触动读者心中隐藏的某种情愫,他们或者随物兴感,或者因情感物;而译者的感受体验是驱动翻译的重要因素。王彬彬先生在读完《踏青》之后,就有一种强烈的“翻译冲动”,“让更多的人来分享我心中的感受,这正如在山野间发现一处奇异的景观,便禁不住要登高呼叫,把认识不认识的人都招来欣赏一样”^{[7]282}。余光中先生读《不可儿戏》越来越入迷,认为“长任这么一本绝妙好书锁在原文里面,中文的读者将永无分享的机会,真的是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要说与君听,只有动手翻译”^{[8]2}。通晓两门语言的译者会利用心理上的优势,渴望通过思维语言转换将感受体验传递给更多的人,最终在心理上达到马洛斯的“自我实现”的最高需要。

现实世界只有渗入译者的切身感悟,才能对翻译结果产生影响,仅仅“在那”存在不足以影响翻译^{[9]21}。例如:

Poor little tender heart! And so it goes on hopping and beating, and longing and trusting. (Vanity Fair)

译文:可怜这温柔的小姑娘,一颗心抖簌簌地跳个不停。她左顾右盼,翘首等待,对情人想念不已,深信不疑。(杨必译 略有改动)

原句的描写对象是小姑娘的心,反映的是她在恋爱中对情人的渴盼与信任。译者因为感同身受这种心跳的感觉,将译文的创作转向描写小姑娘本人,“抖簌簌”、“左顾右盼”、“翘首以待”都十分生动形象,“想念不已”“深信不疑”结构工整,并且押韵,正是译者深入的感受体验使原文的艺术形象在译文中得到了升华,起到了艺术引申的作用。

因此,译者在阅读时一定要将注意力集中在艺术形象的感受上,做到如巴尔扎克所说的“熟悉一切现象,一切感情”,逐步提高艺术感受能力的敏锐性和准确性,这才是译文向“传神”、“化境”等高标准迈出的第一步。

二 理解分析能力

译者的理解是译者透过文本感性外表,积极参与和分享文本意义的过程,是一种高级的心理能力。“对于所有本文来说,只有在理解过程中才能实现由无生气的意义向有生气的意义转换。”^{[10]216}任何一部作品都必须通过读者的理解响应才能最终实现其审美现实,特别是在文本召唤结构的“召唤”下,读者需积极地理解判断,创造性地构建文本意义。具有阅读者和表达者双重身份的译者,其理解行为是在原文和译文意义领域内的双向运动,解读原文和生成译文更能表现出译者的理解不只是对文本的复制,而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

文学翻译中的理解是译者带着“期待视野”,即阅读前所获得的知识经验、认知结构以及文化修养和审美能力等,逐步认识文本内外事物之间的联系,通过比较、分析、综合等思维形式,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领悟作品表现的美学价值和思想价值。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始终发挥着理解建构的能动性作用,自觉地运用各种知识、理论对原文进行全面有序地理解分析,首先是涉及与作者创作相关的内容,这是译者理解原文主题思想和创作本质的必要条件,译者需要了解原文的创作背景、作者的感受体验及亲身经历、创作的一般原理与具体法则等等;其次是反映作品生命性的几个重要内容,包括对原文意境的审视、对文章结构和人物形象的分析、以及对语言运用的反复体味,只有理解透彻、深切领悟,才能在翻译时下笔有神;再次,因为理解是认识之间的联系,除了必须考虑的双语中词与句、句与篇以及局部与整体的相互作用之外,还要考虑原文与其它知识经验之间的联系。有时译者需要借助社会生活、文化习俗和审美习惯方面的知识,与原文中的某一特定情节或对象联系起来加以认知与理解。比如李白在诗句“富贵功名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中要警示世人功名富贵不可能万古长存,汉水本是东南流向的,亦不可能“西北流”,正确的理解就要联系地理方面的知识,如果直译,像庞德的译文:“If glory could last for ever, Then the waters of Han would flow northward.”就会给不熟悉中国地理的外国读者造成困扰,无法理解诗中深刻的内涵。弗莱切的译文“*But sooner could flow backward to its fountain; This stream, than wealth and honor can remain.*”译者创造性地用“flow backward”(倒流)来表达诗中“西北流”所蕴含的不可能之意,直截了当地传递了译者对原文的理解意义。

译者对文本的理解也会受到既定的认识成果和思考习惯的制约,这种制约可以是正确的指导,也可能成为一种局限。理解的深浅、正误都将决定译文的成功与否,因此,译者需要积累大量的生活经验与广博的知识,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切实理解特定的认识对象,以提高阅读中的理解分析能力,并给翻译转换工作源源不断地提供知识储备。

三 有意想象能力

文艺心理学中的有意想象是创作主体有预定目的、借助表象和以往经验创造新形象的心理过程,是

文艺创作活动最重要的心理能力之一^{[11]72}。译者的有意想象是以分享、传播艺术形象和转换语言为目的,并通过对原文已有艺术形象的加工和组合进一步感知和认识更为丰富的客观内容,还原作品表现的某种典型形象。

有意想象可分为创造想象和再造想象。创造想象主要是作者对头脑中原有的记忆表象进行加工改良,按照某种需求而独立地创造出新奇的艺术形象的心理活动^{[11]79}。而再造想象是“人们根据他人的言语叙述、文字描述在头脑中形成相应的新形象的过程。是再一次创造别人想象过的事物的心理活动”^{[12]45}。文学翻译所传递的审美意象大部分是译者根据译文描述再造想象的结果,但也融合了译者的创造想象和主观因素。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审美方向和情感倾向始终都和作者的预期保持一致,当译者的想象与作者的预期一致时便达到阅读的目的,这是进行等效翻译和实现文本艺术价值的前提。在知识经验记忆的基础上,译者绝不会张冠李戴,不会提到孙悟空想到的是猪八戒的脸,也能一眼辨认出《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和薛宝钗。而文学翻译之难和之美都来自于对原文内容的非预期的想象。首先,译者的感受理解能力、知识经验等存在差异,不同的译者再造出来的形象会有所不同,再加上译者采用不同的翻译技巧和语言表现风格,使得最后的译文存在个体差异性,这也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其次,在文学文本的意义结构和形象体系中,存在着大量意义的空白与未定性,译者要对作品的空白结构加以想象性填充和建构,在整体再造想象的基础上,译者还需适度地发挥创造性想象能力,诱发译文读者去完成作者尚未完成的创造,拓展审美的空间。此时的创造性想象具有多样性、模糊性的特点,远比确定表达的形象更具艺术韵味,显示出文学翻译的艺术魅力,当然更揭示了翻译的重重困难。

例如,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描写的宝玉“面若中秋之月,色若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

译文: His face was as radiant as the mid - autumn moon, his complexion fresh as spring flowers at dawn. The hair above his temples was as sharply outlined as if cut with a knife. His eyebrows were as black as if painted with ink, his cheeks as red as peach - blossom, his eyes bright as autumn ripples... (杨宪益译)

原文“中秋之月”、“春晓之花”、“刀裁”、“墨画”、“桃瓣”、“秋波”一连串的比喻淋漓尽致地刻画出宝玉纯洁、俊秀、多情、富有朝气的容颜,而译文中宝玉的形象是译者根据原文描述再造想象的结果,译者凭借自身语言文化的积累,采用直译的方法忠实地再现了宝玉的形象,尤其增添了“radiant”以描述“中秋之月”所反映的宝玉容光焕发、朝气蓬勃的深层形象,这也体现了译者翻译中的创造想象能力。

对于文学翻译的再创作,译者自身需要在准确重塑艺术形象后将其传达给译文读者,并不断斟酌自己再造的形象与译文读者可能再造的形象之间的差距,然后通过反复的修润尽可能地缩小这个差距。译者的有意想象虽不能像文学创作一般乘着想象的翅膀四处翱翔,但它始终具有一定的创造性,是具有超越性的一种审美想象。

四 记忆联想能力

记忆是人们学习工作生活的一项基本技能,是个性经验不断积累的心理过程。记忆之于翻译的作用举足轻重,因为在整个翻译的心理活动中,记忆占据了主导地位,译者是在记忆的积极作用下,才能顺利完成对原文的理解和对思维语言的转换。

记忆是对输入信息的编码、存储和提取,主要分为感觉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三个阶段。译者的记忆过程可以分解为两个层面,如图1所示。

上层的记忆过程描述了记忆的一般规律,是译者在翻译工作之外,通过感觉记忆接受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包括所听、所看、所想、所学的内容,短时记忆对这些信息进行选择性编码,并将其输入长时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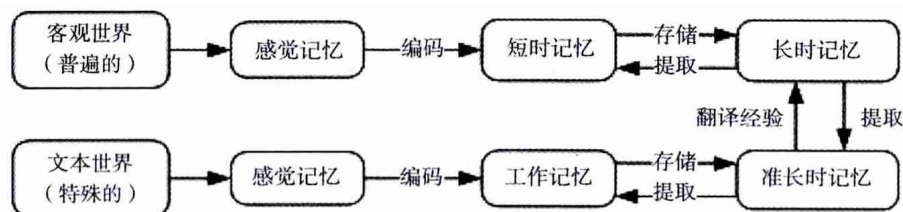


图1 译者记忆的模式

忆,而在需要时,储存在长时记忆的信息可以被提取到短时记忆使用。例如很多词语和表达方式的翻译都已约定俗成,变成了译者长时记忆的内容。像对人和事物的称谓,以及一些专有名词和表达方式等,如提到“长城”和“一石二鸟”,我们马上就能记起它们的译文“Great Wall”和“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第二层面可以看作是记忆的一种特殊形式,严格地说是译者笔译时的记忆过程。译者接受的信息来自特定的文本世界,最直观的感觉来自语言文字,以及由文字表现出来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艺术风格等。然后译者将感受到的事物、思考过的问题和体验过的情感以一定形式保持在头脑中,短时记忆是译者进行语言转换的工作记忆,对原文的综合理解、翻译技巧的运用以及翻译风格的形成逐渐输入到一种“准长时记忆”中,之所以称之为“准长时记忆”,是因为笔译,尤其是长篇名著的翻译都要持续很长时间,像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和霍克斯分别翻译《红楼梦》都是他们辛勤笔耕十余年的再创作佳译,这一段时间的记忆既区别于短暂的工作(短时)记忆,又有别于稳定保留在头脑中的长时记忆。“准长时记忆”的信息,部分可能转化为长时记忆,部分有可能随着翻译工作的结束而被遗忘。译者通过回忆提取所需信息,以保证合理安排译文结构,恰当选取翻译策略,并及时传达审美意象。翻译时,译文的再创作也要经由选词、造句和成章才能完成,译者的工作记忆还需从长时记忆不断提取与原文相匹配的译入语信息,包括语言本身以及社会、文化、习俗等,通过反复比较、筛选和组合后,力求达到等同的效果。在翻译层面,“准长时记忆”的部分内容最终变成翻译经验储存进长时记忆,为下一次的翻译任务储备信息。

译者的联想活动是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对其长时记忆的一种“提取”,它既是记忆活动的基础,又是记忆的一种表现。生动贴切的联想来源于丰裕的记忆。现实世界与知识经验,文本世界与翻译经验反映到译者脑中必然是相互关联的。

例如“猴子身轻立树梢”(《红楼梦》中贾母出的一则谜语,打一水果)。

译文一: The monkey, being light of limb, stands on the topmost branch. (杨宪益)

译文二: The monkey's tail reaches from tree-top to ground. (霍克斯)

看到“立树梢”,原文读者很容易联想到“立枝”,而“立枝”与“荔枝”谐音,杨译忠实地将谜底直译为“lichee”,并给“lichee”加上脚注“homophone for ‘stand on the branch’”,以保证阅读的顺畅。加注是因为英文读者的记忆系统中没有保存“立树梢”“立枝”和“荔枝”之间的联系,他们无法仅凭 stand on the branch 记忆联想到“lichee”。霍译将谜底翻成“longan”(龙眼),是因为译者描述的猴子是长尾巴“long tail”,由此联想到“long end”的含义,而“long end”与“longan”音似,谜底“longan”便是充分激发译者记忆联想能力的妙语。

当然,有人会认为,借助工具可以弥补记忆上的不足,字典和软件等确实能起到辅助记忆的作用,但文学翻译遇到的问题不是都能借助工具解决的,查找词义和用法时也需要记忆联想能力排除杂项,寻找最符合特定情境与文化习俗的匹配项。译者的记忆力是建立在思维、意志之上的机械、理解记忆与发挥主观能动性、情绪记忆的结合,良好的记忆力要求译者培养识记的敏捷性,并能保证记忆的准确性和持久性。

五 整合表现能力

整合表现能力是指人们在对外界事物进行筛选分析、优化组合、综合利用和加工创造之后将其以某种形式传达出来的一种能力。“人的创造能力并不是一台可以拆卸得七零八落的收音机,它是一个有机整体,是一种绵延不断的‘生命力’。”^{[5]119}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指出整合的创造力才是一个人的存在的现实。“整合的创造力”表现为主体对各种能力的综合运用,它充分反映了创造主体的个性心理结构,正是这种有机的心理结构决定了文学创作的有机性和连续性,也决定了文学作品的表现力和创造力。

译者的整合表现能力是译者对翻译过程中所涉及的心理活动的综合协调能力。译者心理状态和心理结构的“整体性”是译者审美注意的高度集中和译文艺术概括的完美统一。整合的创造力一方面对译文表现的内容具有主导的作用,它决定了译文的个性艺术魅力。译者全身心投入翻译工作,有时会苦于找不到最为贴切的词语表达原文意义,又或者为了一个表达方式字斟句酌,精益求精,实际上译者投入的是其完整的个性心理结构,以获得马斯洛所说的“高峰体验”。译者翻译好比是作者在创作一样,像波德莱尔之翻译爱伦坡,朱生豪之翻译莎士比亚,这些翻译大家的名字都与特定的外国文学作品或者作家联系到了一起,成为鲜明的个人翻译标志^{[13]95}。另一方面,译者的整合表现能力具有自调节和自抑制的功能,这种调节和抑制从心理学上讲是译者对翻译规律的遵从。翻译始终是以原文为基础的再创作,不论原文带给译者的“内应力”有多大,译者都不能肆意将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给译文,而是积极调整心理结构使之顺应原文内容、情感的发展方向,保证译者在词汇、句子和语篇层面都能快速、准确、完整地提取到所需要的语言信息并表达出来^[14]。正是译者丰富的个性心理结构和健全有力的整合表现能力,保证了译者的内在尺度与原文和译文的内在尺度都实现了完美的结合,为译文读者呈现符合翻译规律、具备艺术美感的翻译作品。

例如,鲁迅在《祝福》中对祥林嫂有三次描述:

初到鲁镇 “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

再到鲁镇 “她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脸色青黄,只是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顺着眼,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

最后见面 “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如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

(1) She had a white mourning band round her hair and was wearing a black skirt, blue jacket, and pale green bodice. Her age was about twenty - six, and though her face was sallow her cheeks were red.

(2) As before, she had a white mourning band round her hair and was wearing a black skirt, blue jacket, and pale green bodice. Her face was sallow, her cheeks no longer red; and her down-cast eyes, stained with tears, had lost their brightness.

(3) Her hair, streaked with grey five years before, was now completely white, making her appear much older than one around forty. Her sallow, dark - tinged face that looked as if it had been carved out of wood was fearfully wasted and had lost the grief - stricken expression it had borne before. The only sign of life about her was the occasional flicker of her eyes. (杨宪益译)

三段译文体现了译者的整合表现能力,也可以说是译者对各种创作分力的综合运用。译文再造了祥林嫂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典型形象,从“两颊却还是红的”到“消失了血色”,再到“一个活物”,形象的每况愈下使译者充分感受体验到祥林嫂的苦难生活,译文选择了偏深色调的颜色词,预示着祥林嫂

的悲惨命运。对于“白头绳”,译者没有直译成“white band”,是因为白色在中国多有“哀悼”的寓意,而在西方通常代表纯洁,通过理解分析,译者在“white”后添加了“mourning”,以揭示文化内涵。三段译文中对时间关系的描述如“as before”、“no longer”、“five years before”、“had lost”“had borne before”,体现了译者记忆上的连续性,这也是译者运用整合的创造力使其形象在译文中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由此可见,译者的再创作心理能力是对感受体验、理解分析、有意想象、记忆联想和整合表现的综合运用。这五种能力集中体现了译者从阅读到表达的心理过程,译者的再创作心理活动就是译者对原文表象的感受体验、对原文内容、内涵的理解分析以及对原文艺术形象的有意想象,并始终在记忆的作用下,遵照一定的翻译规则转换思维和语言,最终通过整合表现将完美的译文呈献给读者的过程。

六 结 语

不是每一个职业译者都能出色地完成文学翻译工作,或许文学修养可以通过后天的积累获得,翻译的技巧与策略也能通过后天的培训习得,而要验证某个译者具有可能成为文学翻译家的条件应该是他/她的再创作能力。傅雷先生曾说过,“我不能因为能力薄弱而降低对自己的要求。艺术的高峰是客观的存在,绝不会原谅我的渺小而来迁就我的。取法乎上,得乎其中,一切学问都是如此。”^[15]¹²译者需要充分利用再创造能力,把文本、思想、技巧化为自己的血肉和灵魂,才能翻译出具有再创作个性的作品,达到翻译的高峰。文学翻译类别不一,译者能力也会各有所长,在运用自己与生俱来的能力的同时,译者仍需广泛涉猎,通过大量的自学与实践提高专业修养和翻译能力。只有对文学创作怀有诚挚的爱,并在文学翻译道路上付出辛勤劳动,持之以恒,关注民族文化对外传播^[16],这样的人才有可能形成独树一帜的再创作风格,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翻译家。

参考文献:

- [1] 谭载喜. 西方翻译简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1.
- [2] 黄振定. 解构主义的翻译创造性与主体性[J]. 中国翻译, 2005(1): 19-22.
- [3] Eugenia Loffredo, Manuela Perteghella. Translation and Creativity: Perspectives on Creative Writing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M]. London: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Ltd. 2006.
- [4] 李媛慧, 任秀英. 朱生豪莎剧翻译的文学审美取向[J]. 外国语文, 2013(1): 122-125.
- [5] 钱谷融, 鲁枢元. 文学心理学[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 [6] George Lakoff, Mark Johnson.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 [7] 许钧. 翻译思考录[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8.
- [8] 金圣华, 黄国彬. 困难见巧[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8.
- [9] Gutt, Ernst August.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M]. Oxford: Blackwell, 1991.
- [10] 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 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 [M]. 洪汉鼎,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 [11] 金开诚. 文艺心理学概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 [12] 鲁枢元, 童庆炳等. 文艺心理学大辞典[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1.
- [13] 杨晓斌, 周永涛. 唯美的翻译 诗意的叙事——邵洵美翻译思想探析[J]. 外国语文, 2012(3): 94-97.
- [14] 王湘玲, 陈罗霞. 翻译认知过程视角下译者控制加工与自动化加工研究[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1): 105-108.
- [15] 傅雷. 翻译经验点滴[C]//怒安. 傅雷谈翻译.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5.
- [16] 杨芳. 《红楼梦》与《源氏物语》英译史比较研究[J]. 中国文学研究, 2012(4): 116-123.

(责任校对 王小飞)